

■ 責任編輯：張健 版面設計：譚向陽

他父親的名字，眾人皆知，提及時必恭敬虔誠，前綴一定是「國學大師」、「鴻儒碩學」……那句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先生給他父親的贈言——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十萬里。經綸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」現今世上，大概已無人能出其右。

而他，二十五歲時遠赴美國，在美國政經兩界均頗有新獲，曾任美國亞洲商會執行副總裁，曾以華人身份高票當選核城市議員。即便如此，提起他的名字時，仍然被冠以「南懷瑾的兒子」。南一鵬，這位與父親南懷瑾最為神似，亦是在其身邊待的時間最長的第三子，在父親身後多年，走到台前，分享南師的家庭教育，講述自己的「家道家風」。世人才發現，原來他在傳承國學弘揚文化的道路上，早已緊緊跟隨着父親的腳步，從未遠離。

記者有幸約訪了南一鵬先生，交流得最多的，除了南師傳奇人生與學問背景，就是南師對子女的言教、身教，這對當今日趨重視的家庭教育的我們，亦有不少啟示。

■ 香港文匯報浙江分社記者 鄭忠成 章珏
特約記者 徐茹



■ 金庸大師之子查傳倜先生和南一鵬先生及其經紀人徐茹女士合影。

南一鵬：沐家風 靜待花開

家庭教育 應是智慧的授



■ 南一鵬先生和父親國學大師南懷瑾在香港家中合影。

南師身著著作等身，教化人間，他常說：「視天下人為子女，視子女為天下人。」學生晚輩都深知，他對家人子孫輩，是非常嚴格的，而對待門人學生友朋輩，卻是有求必應。南一鵬因從小體弱多病，在兄妹六人中，是在父親身邊時間最長的，到二十五歲才離開南師。所受南師親誨，自是最多的。

在南一鵬的記憶裡，父親愛書，愛看書，愛收藏書，家中藏書豈止萬卷，囊括中外古今、千奇百怪、諸家紛紜，可謂雜書滿堂，極大地滿足他的知識欲望。同時還有各類的兒童讀物、歷史小說、西洋童話、希臘神話，不一而足。所以他笑稱自己自然而然地成為早期的宅男，在父親的書架上找書、看書，似乎成了生活的全部。這些所讀的書對他的幫助甚大，及至後來赴美定居，與美國人談他們的文化，都沒有隔閡。因為他們的童話故事和歷史對於南一鵬來說，同樣諳熟。直到今天，他能隨口說些典故、故事，也都是幼時

讀書的童子功。

「友天下士，讀世間書」的南師頗具古俠義之風，故家中常常「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」。但凡家中來了父親的友人，除了母親要準備以外，幼時的南一鵬也必須去倒茶送水、端桌置椅，並且向長輩問好。這點比較不像今日許多父母將孩子當寶，不給孩子機會學習待人接物的禮節，也失去學習做事的機會。而在這過程中，南一鵬最大的收穫，就是父親都讓他待在大人們的身邊，聽他們的談天說地、坐而論道，這對於他來說，是一大享受，也是離開書本，學習知識、通達人情的又一途徑。

家庭教育中，身教其實比言教更為重要，效果也更為明顯。南師在家庭教育上的身體力行，在南一鵬的成長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。他憶起幼時父親也曾要求他背朱子治家格言，雖未能背誦下來，但是卻應父親的使喚，常常拿掃帚去掃大門口和院子。而且耳濡目染了父親在家居生活上深受朱子治家格

言的影響，小小年紀的他，也能按照格言的規範行事。父親每日的工作異常繁忙，講學、會客、教拳、禮佛、誦經、參禪、處理會務等等，但是晚上必然是要讀書靜坐，未曾間斷。所以南一鵬從小學六年級起，在父親還沒有回家前，都喜歡到他的書房，看看他昨夜在讀什麼書，後來還學他一樣的在書上做筆錄、劃重點。

「其實家庭教育，並不是單純的授，同時還有智慧的授。方式不論對錯好壞，如果是遇到聰慧足夠的人，結果都是好的。反之，不論教育的方式有多麼的技巧，遇到緣分不足的人，結果必然不好。」南一鵬認為在所謂的家教上，本來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的。父親對他的教育，一開始是有如舊式私塾的讀書與背誦，做為他的國學啟蒙。後來他對中國文學詩詞能夠欣賞，並且保持興趣，就是歸功於這樣的啟蒙。但是真正讓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持續接觸，還是因為當時教育政策，把傳統思想訂為教材的原故。

風骨 中國讀書人

南師從青年時期，便辭親遠遊，從樂清到四川，又輾轉雲南，後經波歷險，遠赴台灣，一生為求人生真理，傳播傳統文化和佛法，奔波輾轉，屢陷困頓坎坷之境遇。直到耄耋之年回大陸定居，雖也明言退休歸隱之念，不做講學之舉。但凡有有心人請益，仍傾囊相授。此時的南一鵬，雖早已原居美國，獨立於父親的家居生活之外，但對於有人認為的南師一生辛苦之說，有自己的看法。

他認為，對於那些凡事依財務來衡量生活的人，他們活得戰戰兢兢，不但看自己是用錢來衡量，看所有人也是用錢來衡量。處處帶着一副遮蔽智力的眼鏡，就算有好機會，好緣分也看不出來，也會漏失。而父親萬緣放下，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」哪裡還會有辛苦可言？每次去探望父親時，晚上用餐，他都坐在父親右手邊，每次聽到有人說，老師辛苦時，他會轉頭看看父親，父親那一抹微笑，豈有知音！

父親在內地的生活，一開始也是簡單的，就如同在香港一般。下午開始接待處理事務，晚餐畢



■ 南一鵬先生在演講中。

與眾人交談，有時講講課目。只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喜歡親近他，所以越來越多的訪客和對國學教育的渴求，可能是父親決定辦個學堂的原因。由於人在這塊孕育中華文化的大地上，自然在推廣文化復興也就容易些。

「每一個懂得中華文化思想的讀書人，都好像會

感覺欠這個民族，這個國家一份付出。」南一鵬說到這句話是，能感受到那份情真意切。他說自幼就感覺到，做為一個中國讀書人的一種責任感，不知道為什麼，莫名的就會背負起這份擔子。現在想想，應該是我們的歷史典籍中，這樣的典範比比皆是。不論是讀諸子百家，孔孟之道等經典；或是讀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等文學；還有剛毅不屈，振筆如刀的史書；又有忠肝義膽，視死如歸的小說；如此讓他領受了一個中國讀書人的風骨。

這個風骨就是中華文化千錘百煉的結晶體，所以他對父親決定回內地定居是完全理解的。因為南師就是一個生於二十世紀，卻是類似常懷千歲憂的，有風骨的中國讀書人。他是在中國出生，在中國受教，在中國成長，更是由中國孕育的一位愛民族，愛國家的讀書人。那麼在國家即將復興的時候，回到中國貢獻自己的所學，喚醒我們的國魂，這就是他一生準備好的付出啊！說到這裡，南一鵬不禁吟起陸放翁的句子：「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」這般意氣，想是和當年南師毅然回國時一般吧。



南一鵬先生簡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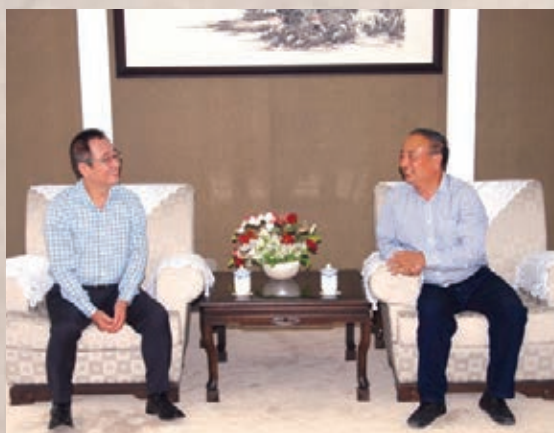


南一鵬先生是國學大師南懷瑾的第三子，祖籍浙江溫州。1955年生於台灣，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，1980年移民赴美，定居美國洛杉磯，於美

國政經兩界均頗有新獲，時任美國亞洲商會執行副總裁，曾以華人身份高票當選核城市議員。南先生協助成立華人協會，數次擔任理事、會長直到諮詢顧問；他對中文學校活動大力支持，曾任家長會理事、教學委員、家長會會長暨校董會董事。歷任市政府諮詢委員，警局的諮詢顧問，及學區的多文化交流委員等，積極參與市政、警政、學政為華裔居民爭取權益。讓主流社區瞭解華裔居民的文化背景及需求，適時適當地做出公平合理的決策。

身為國學大師南懷瑾之子，南一鵬先生是南師子女中跟隨父親時間最長的一位，曾用深情的筆墨撰寫了《與天下人同親——我的父親南懷瑾》一書。他自幼坐擁書城、飽讀史書、學貫中西。對父親的精神文化傳承深得南師精髓。

復興國學 文化人辦教育



■ 南一鵬先生和杭州文瀾中學任繼校長暢談國學教育。

有種說法：當代人讀南懷瑾的書，就不知道何為中國文化。可見南師在傳承與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上所做的貢獻。1990年，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論語別裁》風靡一時，幾年間發行即過百萬冊，堪稱中國圖書界的一個「神話」。從那時開始，南

師的國學旋風席捲神州大地。而今，國學熱持續升溫，隨着而來的褒貶爭議也日漸激烈。

南一鵬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，便是帶着作為南師子女的使命，肩負着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」的重任。而他認為，所謂的「復興」，並不是簡單的復古，是依古創新。而現在的熱氣沖天的國學教育，更像是又類似回到宋朝以後的中國幼兒教育模式。「更多是是生意人在做教育生意，而不是文化人在辦教育事業。」這一現象讓南一鵬極為憂心。

現在的國學熱除了民間的推動力之外，政府也已經開始重視這份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教育，這讓南一鵬感到欣喜。但他認為，文化是多元層面的，所以最好不要在文化思想裡做選擇，不要突出單一的思想，而是讓每一代人可以去自己選擇、自然淘汰、自由發揮，不斷地創新，這樣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。

「有時我們必須置身事外，站到一個高度看，更早的時候，漢朝小孩讀什麼書？周朝小孩在宮宮又讀什麼書？那時候的中國才是最具有創造力的。當然我不是否定《三字經》和《千字文》這些很棒的

教學題材，懂得這兩本書的內容，對中華文化的基礎就打下了。只是現代的學習應該不要單純的死背，而是要用生動的方式讓小孩接受為上策。」南一鵬回憶起當年自己的國語課本，都是出生於五四運動以前的知識份子所做，因為學問功底紮實，那些選文與注釋，都非常精彩。他最喜歡便是讀注釋，往往一個典故，一句古文的注釋，就學到另一個歷史的故事，一篇文章讀完，彷彿是讀了好幾本書。他感歎：「如果沒有當時的知識份子的努力，也不會把文化傳承下來了，真的需要感謝他們！」

在文化的傳播方式上，南一鵬舉了一個常見的例子：現在的孩子，有很多在學鋼琴的，滿足父母願望，花了大筆金錢，但是自學校畢業以後，大多數人一輩子不會再花超過幾個小時的時間彈練鋼琴。所以，他認為每個時代，因為信息的流通難易，知識傳遞的方法應該要符合學子的時代。現代的兒童無時無刻都在接受無盡的信息，對信息有一定程度的疲乏症，加以信息在指尖揮灑可得，如果不能使學習者產生興趣，主動學習的話，也不過就是父母滿足一下自己做父母的責任感而已。